

偶像

“天啊，天啊！妈妈，你手机里竟然有我偶像照片！”我抓着手机，激动得大呼小叫。

妈妈正忙着备课，只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没空搭理我。嗯，可能是妈妈见多了像我一样一惊一乍的学生，“免疫”了。

“妈妈，你能不能下次带我一起和偶像合影？”我顾不上妈妈“嫌弃”的眼神，把手机杵到妈妈面前。

“又是哪个小鲜肉让你这么激动？”妈妈一边说，一边接过手机。

“什么小鲜肉！赵亚夫爷爷！赵亚夫爷爷啊！你怎么会有跟他的合影？”

“啊？哦——你换偶像了？”

咳，我知道妈妈对“我的偶像”的认知还停留在“痴迷明星”的层面上，其实她不知道，我的偶像可不止一个呢！

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，一次放学路上，妈妈指着路边写着“要致富，找亚夫”字样的宣传板问我：“你知道‘亚夫’是谁吗？”我心想，又不是电视明星，我哪有兴趣啊。那天，妈妈向我详细讲述了“最美奋斗者”赵亚夫爷爷的很多事迹。妈妈说：“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，过过穷日子，像赵亚夫爷爷这样带领农民过上好日子的人是最了不起的，永远值得我们爱戴尊敬。我

们都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

我知道妈妈为什么这么感慨，我的爷爷奶奶仍在苏北农村。小时候最怕回老家，没有香甜的奶茶，没有宽阔的街道，田间土路弯弯曲曲，走一趟鞋子就会冒“灰烟”……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去，平房翻成了漂亮的小楼，柏油路直通每家门口，村前小河的风光带不亚于城市公园……听村里人说，从村支书退休下来的爷爷功不可没，保不准爷爷也是村里人的偶像呢。

在妈妈的影响下，我开始留心赵亚夫爷爷的各种事迹报道，妈妈还带我到句容参观了“赵亚夫事迹馆”，那一张张在金黄稻田里、在浓密果林里、在广袤大地上劳动的照片，那一句“把成绩写在大地上的”质朴话语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头。

但不管怎样，在我心目中，赵亚夫爷爷只是我在报纸上、事迹馆、荧屏中仰望着的遥不可及的“偶像”，怎么就在生活里跟妈妈有了合影了呢？

“上次和赵老在一起开会，他可是我们所有人的偶像呢，大家都争着和‘偶像’合影，好不容易才排上队！”

哦，原来赵亚夫爷爷也是妈妈的偶像啊！听妈妈说参加会议的都是各行各业优秀的代表，原来他们也有偶像，还和我一样啊！

我盯着照片，羡慕地叨叨：“我什么时候才能和偶像合影呢？妈妈，妈妈，再有机会一定要带上我啊！”

妈妈失笑，不无揶揄地说：“跟赵爷爷合影机会我不能肯定有，但跟旁边那个人合影机会肯定是有的。”

是哦，我的眼里只有偶像，忘记了偶像旁边的妈妈。我将放大的照片拨向另一侧，被我忽略的妈妈穿着西装，自信大方。

就像讲台上的她一样。

再细看，两鬓的白发已掩不住。我的鼻子有点发酸。

妈妈每天早出晚归，整日忙碌顾不上我；日子永远以三年计，送走一届又一届；任何时候，学生、工作都是第一位的……我总是抱怨她：“你看别人家的妈妈……”

妈妈又埋首工作了，我看着这张合影，在心底悄悄地说：“妈妈，您也是我的偶像。”

赵亚夫爷爷用才华与奉献书写着他的梦想与担当，妈妈用执着与付出书写着教师的梦想与担当；赵亚夫爷爷把成绩写在大地，妈妈把成绩写在讲台上。我呢？

省镇江中学高一(9)班 张若韵
指导教师：江海健

蒲公英的尽头

“噗！”

唤醒蒲公英的，本该是一缕晚风，但少有孩子能拒绝那毛茸茸的诱惑，于是我松开太婆的手一吹，看着它们纷纷扬扬，零零落落，然后乘风而去，四海为家……过了好几年，当我写下任何有关老家的文字时，那些零落的蒲公英就飞回我的眼睛里。

记忆里那略带佝偻的身影，是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太婆，她是这里的百科全书，知道村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，知道路边每一株植物的土名。她的身上带着阳光下玉米棒子的气味。

我沿路吹散蒲公英，问她：“种子们离开蒲公英，再也不会飘回来了，那它们会不会想家？”太婆说：“应该不会吧。”还没等我问为什么，太婆接着说：“它们会飘到另一个地方生根，发芽，开花，过上新日子。”

年幼的我用不着咀嚼话里的意思，我只知道太婆的小脚和佝偻的腰都不会影响她跟上我蹦跳的步伐。再一转眼，她枯槁似的手中出现了一朵蒲公英。我看着那双手。

这双手拿过锄头，抱过柴火，好像不怕冻也不怕烫，毕竟从炉灶里掏出山芋时，也从来没见过太婆的眉头皱起一分。这双手为三代人梳过头：我的外婆，我的母亲，还有我，然后把子女们送向远方高楼林立的城市，送向似锦的前程和光明的未来，但这双手好像从来没为她自己穿上一件花衣。

我还记得我总说：“太婆，我以后肯定会回来看看你的。”太婆笑眯眯地说好。那天我拿着一束毛茸茸的蒲公英，和太婆并肩地回到家……

那条田埂现在在哪？一窗之隔，从模糊的公交车窗，到透明干净的小汽车车窗，风景越来越清晰，却离记忆越来越远。老家不再总是此起彼伏着鸡鸣狗吠，也没有一眼望不到边的金色麦浪，装修得土洋结合的房子里，曾经在街头巷尾总显得神采飞扬的叔叔婶婶们突然一下黯然失色。变化总是来得悄无声息。回头看那些用来纪念老家的文字，总是停留在被美化了的过去，有矫揉造作之嫌。

本该被好好珍藏的那束蒲公英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信物，不知为何怎么也找不到了。太婆悄无声息地在某一年的春末夏初化为一抔净土。站在那条走过很多遍的小路上，我头顶系着的素净白布随风飞起，像以前吹散的蒲公英，令人想起常回家看看的诺言。

有很多人和物消失在眼前，但心里缺失的一块也能被新事物填补起来，比如红墙黑瓦的新小学，湖水中央的人工喷泉，紧跟时代的横幅标语。细想也有未曾改变的，像是滚热的大灶，小孩红扑扑的脸颊，夏天蝉鸣月影下晃动的蒲扇，怎么修总坑洼不平的道路。

我久久地盯着道路的远方，渴望再次看到那个慈祥的身影，却只看到了我金色而小有遗憾的童年。

省镇江中学高二(9)班 张睿扬
指导教师：嵇云霞

秋的感觉

风起的那一瞬，我多么希望我的眼睛是一台相机，能够如实而永久地记录那一刹的光和影。

上午九点的阳光，把空中整片整片的梧桐叶照得金黄灿烂。在风刚刚停息的时候，我骑车穿过落叶，像破开一块纸做的幕布。愣了一下，发现被我破开的是金黄的惊奇。然后眼里的一切都加了秋天的滤镜，天很晴朗，风微微的冷，树上的叶子掉了更多。我无比真切从感官里感觉到了秋，而不是手机和日历转告而得知。

那种感觉很奇妙。心情一下子好起来，单纯的高兴流淌出来，一切是自然舒暢的。整个人感觉很轻盈，像把很多阴霾抛去了，像被秋风托起了心

灵。秋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，我的感觉和秋是同步的。

后来读了郁达夫先生写的秋，我透过他的眼睛去看秋。

郁达夫先生的秋清静、悲凉，应顺着“逢秋悲寂寥”的潮流，然而却并不泛大众化。他的北国之秋既没写陶然亭的芦花，钓鱼台的柳影，也没有写西山的虫唱、玉泉的夜月，而是着眼于平常之景，又把平常之景写得动人心弦。

郁达夫先生用比喻作引，饱赏秋景。他笔下的每一段文字都是一张图画。你仿佛抬头就能看见被院檐切割成方块的青天里飞过一排鸽子，仿佛低头就能看见落蕊满地成毯。他清新细腻的文笔塑造出极动人的风景来。

他似乎要把一生的眷恋都刻进文字里，去记住故国的秋景。

那种在秋日下涌动的情愫，都被郁达夫先生刻在了文字的撇捺里。秋景在文章里重叠，秋的感觉被赋予了民族的感情。

太多太多的人写秋，倾注笔墨，书写情感。每一双眼睛里的秋都独一无二。

被表达出来的时候，秋的感觉被文字传递，像是一个人体内的心光被折射到别人心里。

省镇江中学高二(3)班 周婧怡
指导教师：包润文

又见故乡月

又至中秋。推开窗，看那暮色轻轻织上天空，盖过了片片湛蓝。云朵似青烟，一丝一缕地叠染成虚渺朦胧的幕布，望舒从幕布中探出半张脸，也许是当晚的雨过于绵绸，月亮竟裹挟着面纱，隐匿于薄雾中，若隐若现。渐渐地，月亮仿佛适应了这般风景，大胆地揭开面纱，露出了一张娴静婉约的脸，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它笑脸盈盈地对待每一个过客的过客，透过树梢，只觉着月光如水，星辉如纱，夜色动人温柔。

客厅内一片欢声笑语，独我一人闲倚窗栏，抬头仰望天空，晶莹的泪水在眼眶打转，心情跌落谷底：外公，您是否还能记起我？您是否也瞧见了那轮明月？

内心炽烈的情感不断冲击着大脑，我已无暇欣赏这可爱的月色，任由情感的海浪卷携着我涌入无尽的思绪

海洋。

过往似一张张胶片般闪过，构成一部完整的影片……

儿时的中秋节，大部分是在外公家中过的。月亮刚跃上树梢，外婆便会将手做的月饼放到小院的木桌上，喊我们吃月饼，赏月。外公总喜欢将我抱在怀中，指着月亮上依稀的“人影”，百说不厌地跟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，当然我的兴趣也是极大的，不然也不会老老实实待着吃月饼，早就如同热带雨林中的猴子一般撒丫子玩了起来，拥抱着来自世界中轴线的温度与自由。每当月挂空中时，外公便会停歇下来，不再讲民间故事，而是兴致勃勃念起古诗：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。”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”我也是一个六边形的气氛组，每每如此，便会跟在外公身后吟上两句，至于那吐字发音，不必细细

考究，我会讪讪而笑，一笔带过。

说到中秋，便不能忘记外公家的玉桂糕，玉桂糕的名字也大有考究，外公曾说：“这玉兔折桂，就在月色下撒落一地桂花。”飘着桂香的小院，烛光闪动，一阵微风拂过，杳杳琼楼影。在外公家，不吃了玉桂糕，就不算过了中秋节。久而久之，这也成为了我们家的一个传统。

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外公近来的情况不甚乐观，因为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病，他已经不大记事了，他还会做玉桂糕，他还会念诗，他还会讲故事，只是，他不记得我了。

但那血浓于水的亲情，从未消失。

省镇江中学高二(5)班 茆雨欣
指导老师：包润文